



特立独行的 “疯子”

——帕拉塞尔苏斯

撰文·供图 刘冰

文艺复兴是欧洲乃至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人才辈出，我们所熟知的达芬奇、但丁、米开朗基罗都成就于那个时代。尽管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一个人因为他独树一帜的思想和主张，饱受主流教义的排斥，背负着冰火两重天的评价，却被后人所铭记，他就是帕拉塞尔苏斯。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位典型的叛逆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历史巨人中，他的思想是最具破坏性和叛逆精神的，从他的名字就可见一斑。本来，他的名字是塞弗里纳斯·朋巴斯特·冯·霍亨海姆，为了表现他的反权威特质，便改名为帕拉塞尔苏斯，意思是超越古罗马著名医学家塞尔苏斯或比塞尔苏斯更伟大。

韬光养晦

1493年，帕拉塞尔苏斯出生在德瑞交界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边陲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位穷困潦倒的乡村医生。生性聪慧的帕拉塞尔苏斯受父亲的印象，从小就迷恋医学，并且对矿物学、植物学以及自然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502年，父亲决定举家迁往奥地利南部城市费拉赫，在这里，帕拉塞尔苏斯开启了他的迷幻炼金术之旅。年幼的他进入当地著名的矿厂和冶金工厂当学徒，正是这份经历使他得以了解第一手冶炼金属的知识，全面掌握炼金术的技能；得以发现煤矿工人疾病的特点（矽肺和肺结核），帮助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本论职业病的著作。为了开阔眼界，父亲把帕拉塞尔苏斯送到当时几位著名的大主教门下求学，面对枯燥的教义，

他更愿意在作为炼金师的修道院院长的实验室中精进炼金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人文主义者阿格里帕。阿格里帕是科学革命时代追求“现代化”的伟大思想者的杰出代表。正是受到了他的熏陶，帕拉塞尔苏斯面对着文艺复兴时期眼花缭乱的各类思潮，始终秉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披荆斩棘杀向一切权威，正是这样富于革命性的精神血液为他充满爆炸、矛盾、革新的一生奠定了基调。

蓄势待发

帕拉塞尔苏斯从14岁起，离家求学，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探寻神秘的炼金学问，他走遍了德国、西班牙、法国，还可能远至莫斯科、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以及亚洲大陆。



帕拉塞尔苏斯青年时期画像



帕拉塞尔苏斯向老年人请教医学知识

在多年的游历中，他十分注重向普通人学习，他认为必须时时向那些他认为的“玄妙科学”的专家——被称为吉普赛的鞑靼人、四处游历的法术师、古老的农谚以及其他许多经常被瞧不起的人求教。从他们那里，他能学到所需要的知识，因为这些人对这类事情的认识比任何高等学府高明得多。此外，他更擅长于从日常生活中得到启发，总结出简便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在当时，传统的学者热衷于追求原著的纯洁，对于先人的研究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保守闭塞之风盛行。而帕拉塞尔苏斯对于这种敝帚自珍的现状极大地不满，矛头直指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是盖伦医学的理论基础，是当时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时的医生多为学者出身，更关注于图书馆中的藏书与卷宗而非病理实践。帕拉塞尔苏斯则认为，真正的医生应该在两部神圣的著作里寻求真理，一本是神的启示著作——《圣经》，另一本是神创造的著作——自然，真正的医生就是自然法术士，必须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了解上帝。为了获得更多的观察样本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帕拉塞尔苏斯，毅然选择当了一名随军的外科医生。对观察与实验方法的推崇备至，成为了帕拉塞尔苏斯反权威的有力武器。

锋芒毕露

在遭受了一连串失败的打击后，1527年，帕拉塞尔苏斯在瑞士的巴塞尔终于赢得了他一生中一次辉煌的胜利。巴塞尔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印刷商约翰内斯·弗洛本患了一种很棘手的精神不安症，请遍了当时的医学权威后仍然不见有丝毫的好转。在绝望之中，这位新教徒想到了帕拉塞尔苏斯，他央求他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朋友们把帕拉塞尔苏斯请到家中，做最后的努力。帕拉塞尔苏斯检查了弗洛本病情后，断然抛弃了学究们的那些空论，用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治愈了弗洛本。这次成功的治疗使帕拉塞尔苏斯名声大振，享誉整个欧洲并使其



帕拉塞尔苏斯治疗病人

赢得了巴塞尔的市医和医学教授的职位。帕拉塞尔苏斯才华横溢而且兴趣广泛，是个非常高产的学者。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就有23部，其中1536年出版的《外科大全》使他留名医学史。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版的，从1541年到1564年这23年中，有42部著作相继问世。而在1565至1575这十年间出版的总篇目就达到了103种。近代编纂的他的各类著作就有14卷之巨，而且还有各种手稿在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天文学、炼金术、冶金学、采矿学以及占星术等，其中三分之一为化学著作。

离经叛道

在巴塞爾大学任职期间，他离经叛道的本性发挥至淋漓

尽致。他猛烈抨击当时的传统医学——盖伦医学，使用被权威们诬蔑为只有厨娘、下人使用的日耳曼语来进行演讲和写作，拒绝使用公认的学术语言——拉丁语。他甚至在一次学生集合上，将盖伦和阿维森纳的医学法典扔进了熊熊烈火中，就像路德在宗教革命中焚烧了教皇的训喻一样，他也被称为“医学上的路德”，并因此打开了化学改革的道路。盖伦的传统医学认为，每个人的身体内都有四种主要体液：血液、粘液、胆汁和忧郁汁（即黑胆汁），这四种液体在体内平衡就能使人健康，而任一液体失调就会导致人体疾病。基于这种理论，中世纪的医生治病时常用发汗、泄泻、放血和诱发呕吐等治疗方法来恢复人的整个身体的内部平衡，结果是使病人

痛苦不堪却收效甚微。帕拉塞尔苏斯则坚持认为，病因不是人体内部体液失调，而是由于体外的特殊原因。按照他的理论，“疾病是一种特别和有生命性的力量，是一种基原或一粒种子，当其侵入人体后，人体器官的基原会与其作战，矿物和植物的基原可用来压制疾病基原。”在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中，身体本身是通过化学术语与个体器官一起描述的，每器官都被赋予以各自的精气。而精气实质上就是体内以炼金术士的方式起作用的生命力，帕拉塞尔苏斯医学的最大特色就是运用炼金术士强大的化学技巧将外部供给的有用的物质和无用的物质分离开来，作为医药配制的新来源。在帕拉塞尔苏斯心目中，人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化学实验场所，它与自然界这个更大的化学实验场所发生物质交换，当这种交换失调时，疾病就产生了。这就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化学”体系，不仅为医疗化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而且也为他们的实际应用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帕拉塞尔苏斯的反传统性格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性格粗暴，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传奇人物，经常和学生谈笑风生，讨论各种新思想。他从不修边幅，不着象征医生尊严的黑色长

袍，衣着肮脏得像个叫花子，与大学权威们的严谨和庄重格格不入。正是他种种的叛逆与反传统，招致了大学同僚的谩骂与攻击，更被权威所排斥，最终逐出了大学的讲堂，回归漂泊生涯，于1541年神秘地死于萨尔斯堡一家小旅馆中。他的学说被激进的学生们所推崇和喜爱，引起了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的争论，促进了其思想的传播，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成为与盖伦的学说相匹敌的新的思想。

矛盾统一

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充斥着矛盾的论证、玄奥的逻辑，但是这一切的对立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在他的身上统一起来。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异教学说”，而他本人至死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寄希望于通过以《圣

经》的自然法术和神秘哲学对自然给出解释，并建立一个全新的哲学——化学哲学，从一开始，这一学术体系就带有浓重的宗教寓意和神秘色彩。

新创始论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上帝创世是一个化学过程，一切东西都是来自最初的物质，其他的东西来自那些生成中的物质，循环往复持续到再一次得到原初物质。宇宙是一个大宇宙，是以化学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是一个小宇宙，根据大小宇宙的对对应性，小宇宙也必定以化学的方式起作用。

元素学说

他同时接受与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土、水、气和火），但却通过反对传统的性质联系进而又转换了元素的定义，坚持元素的简单性。结合自己的小宇宙学说，帕拉塞尔苏斯进一步提出

了三元素说——盐、硫、汞。

医学化学观

帕拉塞尔苏斯运用炼金术士蒸馏提纯的原理，认定疾病的种子（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后，分为营养和毒素两个部分，随着双方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人体的健康状况，这是自然化学的过程。他坚信，化学方法可以制备针对不同疾病的特种药剂，主张“以毒攻毒”的化学疗法。1530年，他写出了当时最精确的治疗梅毒的论文，指出口服适量汞剂可治疗梅毒。

帕拉塞尔苏斯一方面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自主地探索自然奥秘，同时又强调必须借助神的力量从大小宇宙相类比的这些预先的关系开始他的研究。这种看似矛盾的倾向，正好反映了他深受神秘主义和科学的强烈影响。他的一生饱受争议，颠沛流离，这个与传统和时代格格不入的革命者和叛逆者，却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这个时代转折点的复杂与矛盾。他的墓碑上铭刻着：“他以高超的医术治愈了重伤、麻疯、痛风、水肿和其他传染病，并希望把他的财物施舍给穷人。”作为最难理解的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巨人被后人所铭记。■

（责编 桑新华）

帕拉塞尔苏斯老年画像



德国出版的帕拉塞尔苏斯纪念邮票

